



俞樾书法

中国地方志有着优秀的传统，历代志书都十分注重地方特色内容的记述。如东汉袁康《越绝书》，书中《吴地传》与《地传》两篇，对吴越山川、地理、城池、物产等内容，记载甚详。承《史记》《汉书》之后，志书作为史学著述不可或缺的重要体裁之一，不断发展，其体例亦日趋成熟、完善。刘知几在《史通序例第十》中说：“夫史之有例，犹国之有法，国之无法，则上下靡定。史无例，则是非莫准。”清代学者纪昀在《史通削繁序》中也指出：“说经不可有例，而撰史不可无例。”（《纪晓岚文集》第1册，河北教育出版社，1991年）而资料性是地方志书最主要的特征，是地方志书其他特征——科学性、思想性、权威性依附的根本。俞樾充分肯定《唐栖志》的地方特色资料翔实与体例完善，说它“凡山水园林、桥梁市井、僧庐道观、土产民风，以及人物艺文，无不博考而实核之。其文繁富，而其体精严”，认为可与清同治二年（1863）汪日祜所纂《南浔镇志》相比。序文字虽不多，却阐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地位作用、价值意义、基本内涵和传承弘扬的原则要求，立意高远，内涵丰富，思想深刻，对临平地方文化的传播有着深远影响。

地方志即某行政区域的地情资料性文献，资料性是地方志的根本属性。入志的资料必须严肃、科学、有根有据、准确无误。地方志书要建立权威性，就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，对已搜集的资料认真仔细地予以鉴别，确保资料的真实性，反复进行核实。这方面，治学严谨的俞樾为我们提供了样板。

顺治八年岁贡，祝文襄评价《临平记》“搜剔甚艰，辩论亦博，准之陈风信古之义，良有取焉”，自然亦有差错，如“邱丹《唐诗纪事》曰：邱丹，临平人；《万姓统谱》曰：唐邱丹，临平人，官员外郎；郭绍孔曰：邱丹，《纪事》云临平人。”俞樾在《临平杂诗》中说：“去岁今年两度过，钓游旧地总情多。莫教补入《临平志》，恐与邱丹一例讹。”将邱丹视作临平人虽是讹误，但俞樾还是希望自己也能与邱丹一样补入《临平志》，如希望将“史埭春灯”编入《临平记》一样。对俞樾而言，临平“不异故乡”“不与桑梓异”，这正是俞樾情感上对临平的认同。

俞樾

对地方文化的影响

王庆

下

临平名人



俞樾像

文天祥痛斥伯颜是临平人熟知的故事。《宋季三朝政要》《钱塘遗事》说文天祥痛斥伯颜是在皋亭山元兵车营，而《元史》《宋史纪事本末》说是在临平明因寺。

“明年正月，除知临安府。未几，宋降，宜中、世杰皆去。仍除天祥枢密使。寻除右丞相兼枢密使，使如军中请和，与大元丞相伯颜抗论皋亭山。丞相怒拘之，偕左丞相吴坚、右丞相贾余庆、知枢密院事谢堂、签书枢密院家铉翁、同签书枢密院事刘昂，北至镇江。”《宋季三朝政要》卷五：“大元丞相巴延领兵进皋亭山，去城三十里。北使请执政军前议事，文天祥请行。陈宜中夜遁。十九日，除文天祥右丞相兼枢密院，天祥辞不拜。乃以贾余庆为右丞相，吴坚为左丞相，谢堂枢密院，家铉翁参知政事，刘昂同知枢密院事，侍从交赞公出。天祥曰：国事至此，吾不得爱身。翊日，以资政殿大学士行至皋亭山见巴延丞相。天祥抗辞慷慨议论，不屈。遂留



俞樾纪念馆建筑面积约700平方米，严格按照“修旧如旧”原则进行保护性修缮。俞樾在临平启蒙求学，组建家庭，做进京赶考准备，度过了近30年时光，并将临平视作自己的故乡。

俞樾不仅重视临平的地方志书，在他六七十岁时，还为两位门生作序推介，他亲力亲为，宣扬临平的地方文化。地域文化是一种以地域为空间范围，以文化为主体的社会现象。突出本土传统文化，主要是突出本地带有独特性和影响较大的地域文化。临平的“史埭春灯”及鸟腊、摊街肉、干荡鱼，都让俞樾情有独钟，并载入诗文中。俞樾在《干荡鱼》的诗中就描写了临平渔民冬季捕鱼后，拿到街头叫卖的热闹场景，据说俞樾根据前人积累的经验研发了西湖醋鱼，也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临平外婆家的“醋烧鱼”。他在《换巢鸾凤·生小飘零》中写道：“生小飘零，忆鸬车竹马，便在临平。”在《临平杂记》一诗中云：“算有青山总似前，景星观尚傍山边。更来夕照庵中坐，细品山中第一泉。”诗后有注：“宋时，景星观旁有东岳庙，今则并而为一，与夕照庵均在临平山下，庵旁有一担泉，泉小，仅可容一石，而千夫汲之不竭，故此得名。”他将一担泉称为临平山中第一泉，可见他对此泉的喜爱，这甚至影响到他的曾孙。著名的红学家俞平伯，1955年来到临平探访曾祖父俞樾的生活踪迹，写下一首诗：“马家狭弄一条长，徒咏先芬薜荔墙。咫尺雪泥何处问，眼前尘世几沧桑。依然瀹茗试清泉，夕照庵荒起暮烟。甲子双周人四代，重孙经过已华

之，不使归南。”元刘一清撰《钱塘遗事》卷八也说“十八日，大兵进皋亭山，去城三十里。北使请执政军前议事，文天祥请行，百姓官民迎丞相伯颜于皋亭山下”。

“宋主祖母谢氏遣其丞相吴坚、文天祥，枢密谢堂、安抚贾余庆、中贵邓惟善来见巴延于明因寺，巴延顾文天祥举动不常，疑有异志，遂令万户孟古岱、宣抚索多羁留军中。”（《元史》卷十《世祖本纪》）“戊子，命文天祥、吴坚、谢堂、贾余庆使元军，见巴延于明因寺。天祥因说巴延曰：北朝若以宋为与国，请退兵平江或嘉兴，然后议岁币与金币犒师，北朝全兵以还防之上也。若欲毁其宗社，则淮浙闽广尚多未下，利钝未可知，兵连祸结，必自此始。巴延以北诏为辞，顾天祥举动不常，疑有他志，留之军中。”（《宋史纪事本末》卷二十八）

那么文天祥与伯颜抗论，究竟在何处呢？

《临平记》载：“恭宗皇帝德祐元年

冬十一月，丞相陈宜中檄浙西制置使文天祥提兵勤王，退守临平。郑思肖《心史》：湖州独松关陷，於潜千秋关陷，陈丞相檄浙西制置使文天祥提兵勤王，退守临平，国势危迫。谦曰：文山忠孝性成，当宋室颠危之日，涕泣驰义，奋不顾身，至于退守临平，亦孔棘矣。大厦之倾，天祥即靡体，何救哉？此所南纪之而有余痛也。”沈谦仅写下“退守临平”，后一番感慨。

治学严谨的俞樾却认真地说：“史载是年正月丁卯朔，则癸未巴延军次临平，乃十七日也。此宋末一大事，而沈《记》不载，止载元兵迫临平，提荆徐道隆人援死之一事，又误以元兵迫临平，为德祐元年冬十一月事，失之矣。又曰：乙酉师次临安北十五里，而戊子吴坚、文天祥等仍见于明因寺，盖前军进次，而巴延犹驻临平也。《宋史·文天祥传》但言与伯颜抗论皋亭山，《三朝政要》亦但言至皋亭山，而不知其实在明因寺，此亦临平一大故事也。”



图片由临平街道办事处提供

我偶轻舟到此维，翁孙四代共扶持。水嬉亭畔聊随兴，不是风流杜牧之。（《塘栖镇志》，1991年11月第一版）当然，俞樾身为经学家的自持限制了他趋俗的脚步，在他所创作的通俗文学样式中，雅化的倾向较为明显，表露出俞樾追随文坛新变的迹象，值得我们深入探讨和学习。所有这些，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学习他经史致用的史学思想，“成一家之言”矢志不渝做学问的治学精神和“史家必具史德”的学术品行，也有利于继承和弘扬本地优秀的文化传统，又为系统认识和深入研究本地传统文化提供了依据。

立言传世的人生追求，超脱自适的思想底色，俞樾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在闲居著述中度过的，他的思想、著作也一直影响着家乡后世的学术传承，生生不息，历久弥新。近年来，临平多种地方志陆续出版，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传承，传统文化日益得到重视，显现出俞樾等名人对临平地方文化的深远影响。

栖溪春水明如镜，岁岁水塘今岁盛。花果欣逢比户丰，村农早鼓先期兴。先期童稚习歌讴，土谷祠边众聚谋。拜杀荆刘看曲本，旗盔杂把制行头。画舫彩帆风中飏，两两相继成巨舰。百宝庄严贯月槎，万花绚烂移春槛。一时箫鼓闹如雷，齐向长桥河上来。后舞前歌花世界，东船西舫楼台。楼台歌舞来相续，小与酬劳殊太薄。片片蜂糖小甌糕，条条凤蜡双行烛。烛龙入夜更蜿蜒，灯火高悬下下悬。竟可地名星宿海，错疑身到焰摩天。清明时节沿成例，点缀升平殊有意。巧借隋宫水饰图，别翻唐代梨园戏。